



劉王兩先生評點韻註莊子

全八本

仁
1.604
2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 一	
經書	
第 34 號	
第 2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明仁13
1604
2



南華經三卷目

第三篇

養生主

第四篇

人間世

第五篇

德充符



南

目

莊子言養生主
第一義主於知
人生惟多知求
勝最大患也火
銷膏他外物之
好不及此惟莊
子能言之三十
二篇屢致此未
焉能學其憂為
之反覆三四語
常恐負之
揚用備曰陸龜
山云逍遙一篇

南華經卷三

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

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夫舉重攜輕而神氣

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常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以有涯隨無涯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始已而為知者殆而已

南華

子思所謂無入
而不自得養生
一篇孟子所謂
行其所無事墨
謂以此意讀莊
子則所謂圓機
之士可與言論
九派矣立之病
莊子皆不善讀
莊子者也
其言肩倚膝踣
已揮霍活動說
音節合拍愈亦

篇法

矣。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為善無近名。
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為善無近名。
為惡無近刑。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
理在。緣督以為經。順中以。可以保身。可以全生。
身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苟得中而冥度。則事
非求過分。蓋全。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
理盡年而已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奏刀
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文惠君曰。謹善哉。
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臣之所好猶技
多了此句。

直露

何等粗事寫入
玄微不以目視
已屬妙理至言
神宗更恍惚此
獨先說知心物
不兩用尤盡精
切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耳。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也。但見其。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也。理間也。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依乎天理。
會。批大郤。有際之處。因。導大窾。節解窾空。因其
也。固然。刀不加。技經肯綮之未嘗。技之妙也。常遊刃
微礙。而况大軼乎。軼。良庖歲更刀。割也。
也。南華

南華

卷一

二

此中事教何
此者為人一至
於此推至人入
水不濡入火不
焚未遇如此不
知文字之妙何
逆得之

行遲又好
族筋骨會聚處
逆解牛用力推
在於大邪大窾
之間而至於筋
骨盤結處不見

其難為遂把作
箇難事也
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寒
乎天地之間亦
自疎甚

善論
蓋言人之處在
室得皆為順境
亦有逆境當前
之時又當委曲
順以處之
說近逆境全錯
前推然下一轉
更妙此其所以

不中其理間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刀也。今臣之刀十

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砥

石。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

也。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

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交錯聚結為族。休然為戒。視為止。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徐

也。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如土委地。解

而無刀迹。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若聚土也。

逸足容豫。善刀而藏之。拭刀而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養。故公文軒

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刑之名。天

與。其人與。知之所無奈何。天曰。天也。非人也。天

之生。是使獨也。偏刑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知

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人之貌

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

南華經卷三

不缺折也但語
言款曲亦不可
及若以養生言
之正是險處得
自在力至於收
拾變化写得提
刀四顧躊躇亦
覺此老神氣獨
王

養生者甚以哀
樂為寇傷害心
者哀為甚吾欲
適其得乎哀哉
縣解者苟能脫
此便是第一妙
言超得出意外
之見也

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
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神雖王不善也
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雖心神長王志氣
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
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曰非夫子之友邪怪其不倚戶觀
焉若此可乎曰然至人無情與眾號
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也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嫌其先物
理上往故致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
此甚愛也不可逃亦
不可加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將馳驚於憂樂之境雖楚戮適來夫子時也時
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感物太深不止
也適去夫子順也理當
入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
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古者
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

薪有尽而必窮
大火形而不滅
自古及今只是
此火不知其何
來非從薪來也
是則可知也此
篇之結於此妙
哉
縣者心有繫著
也帝者天也知
天理之自然者
則天亦不能以
死生繫著我矣
故曰帝之縣解

林疑獨曰前言
養生此言人間
立益謂既有此
身而處此立豈
能盡絕人事但
要人處得好耳
看這般意思莊
子何嘗迂濶何
嘗不理會事
若他寫出回口
中語不過二三
十字別是諱至
儼惻以此世說
其心事可見然
其不能說亦以
此笑以國量乎

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指窮於為薪。火傳也。窮盡也。為薪猶前薪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不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楊用備曰。奏刀騷然。莫不中音。言斲刀之音。都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收童之吹葉。潤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巨哉。
美漪園曰。按佛典有解此者。云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滋惑者。見形朽於一坐。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

人間世第四

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而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

不見其過。莫敢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

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民其無如矣。

無所依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

澤於其國。以
澤量則答。莫然
其民則生。如之
何矣。
憂者非也。言汝
且自若。何能救
人。
憂而不救。亦自
精語。謂有救。不
暇安能救人。此
處尚大。發明。惟
能知至人。不煩
則此病自見。比
于狂。屈賈。踪皆
此病。未易為我
輩言也。

未達人魚四字
最精。未易以言
語證。如人未習
水土。起居自不
相入。廣中。游。注
是以衣投水。正
是此意。

警策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尼曰。讒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足。以救彼患。夫道不欲雜。
宜正得。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
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
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
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
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才。功名歸
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

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
雖復桀。距其所矜。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
惜。無非名善也。
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世之
則相軋。知用則爭。與故。且德厚信。未達人氣
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劍者。
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
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
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
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
南華經卷三

此段苦處非淺
子不敏道史傳
之外固多有之
請莊子

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

則會與已爭名而反害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

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

君。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

其應自來。則無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字法

其捷。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

而目將熒之。其言辯捷。使人眼眩。而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

口將營之。自救解。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已以從

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

足以成。彼之盛。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雖厚為害。且昔者桀殺關

善論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居下而任上之憂。比于非其事也。故其

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昔

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

已盡言之又造
有注疏文字之
厚處

警策

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
而獨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名
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惜名貪欲
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眾攻之。而雖然若必有
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
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正其形而勉
而一。言遜而則可乎。曰。惡惡可。言未夫以陽為
充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
喜怒常人之所不違。其之因案人之所感以求
無常。

看他有許多兩
心力設為三樣
委曲發明備足
人事自是更有
餘憾。帝子者人
之所不忌見其
言當欣然而善
之也。形實至與

容與其心。夫頑強之甚。人以此快事感已。已陵藉
也。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言乃
無回降。將執而不化。故守其外合而內不訾。其
之勝也。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然則我內
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顏回更說內直者與天為
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予。而
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
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若然者。人謂
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南華經卷三

可謂真然大同
渾然至間矣說
到天上胸次不
見人我亦至是
非心平氣定不
勞餘力動靜色
自以為至矣又
降而極人臣之
禮又安事推之
古訓送古至今
點檢自家病痛
用藥自洽與用
藥人遷就小兒
服藥皆不過如
此然不知大人
先生之道皆不

如此所謂大人
先生者一見決
矣無委曲至巧
樞至顧慮

有字從句慮上
筆字

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直性也。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
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
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形委曲隨人所當為也。成而上
比者。與古為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雖是常教。有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
諷責之旨。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
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謬。常理無二而張

三條以政之。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雖然止與事不冥也。且不見咎責。雖然止
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罪則無矣。猶師心者也。化則未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
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夫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夫
其心。而為之。易之者。皞天不宜。以有為為易。者誠未易也。未見其宜也。顏
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
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
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任獨也。無聽之

善論

證策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
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遺耳
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其
得此虛以待物者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
心則至道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使
集於懷也字法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
心齋故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使則無其身可
有其身雅字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
無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入則鳴不入則止譬
官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無門無毒使物
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强應也自若

證策

此妙語難可別
喻至於運行地
則能述不足言
矣化處自然且
不涉方便而何
端忌之有

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
安無毒者也毒治也得
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則幾矣理盡
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於斯絕迹
易無行地難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
得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視聽之所得
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真少者不
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
當其分者也而欲違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
天為偽不亦難乎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
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
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瞻彼闕者
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

南華經卷三

虛室生白。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吉祥止止。夫

祥之所集者。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

至虛至靜也。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也。夫徇耳

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

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

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

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

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

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見哉。所謂見者豈

謂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

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

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

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

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

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

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

應乎世世之節。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

者未之有也。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重其使欲

將甚敬而不急。恐直空報其敬而匹夫猶未可

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

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夫事無小大少

寡不道以權成
未有不依於道
而能使美滿成
就至後悔也只

此是夫子語下
面是樂公以此
語推之
事若不成一段
說得甚痛而
善切

工辯

權者耳。此仲尼之
所曾告諸梁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夫以成爲權者，不成則怒。事若成，則必有陰陽
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
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成敗若任之於彼，而
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莫足以患心者，唯有
德者。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對火
思涼，明其所。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
饌儉薄也。與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吾未至乎事之情
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

樂公之憂在於
利害之極不
過熱責而已。夫
子宜以生死別
之，所謂不擇而
安者，自是常分
人能言之。至於
自事其心，不以
哀樂易非，莊子
不辭也。君親
一念，豈以其如
臨乎上而後，其
心耳。所謂神明

是兩也。法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爲人
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
下有二大戒。其一，命也。其二，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臣之事君，義也。無適
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
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
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是之謂大戒。
若君可逃，而親可。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解，則不足戒也。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

其德即心是帝
至靈至明瞽昧
也與子不待不
在眼前言哀樂
一發不原苟免
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非
至竄避處也只
此一句慷慨明
達諒笑有餘音
入清談相尚臨
難往、不俱蓋
得此意不可奈
何非哀頌之謂
也其自決如此

之盛也。自是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
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
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
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為。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
往而不適。而况君親乎。
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
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
又。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

近則必相靡以信

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

遠則必忠

之以言

通以言。傳意也。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

言。天下之難者也。

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溢。過也。

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

凡溢之類妄。

嫌非彼言。以傳者妄作。

妄則其

信之也莫

莫然。疑之。

莫則傳言者殃。

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

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

言。則幾乎全。

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警策

陰者陽之反其始甚社不顧其終悲哀

念豈無設於心哉若非巧言則

偏辭激之氣息蘇然注生心屬未死之間未有不盡而固及也形實得到下面闡得別剋核一段於使事處本意與所以泛言者云是就他心術上說破今之疑不徒自處者到面前行不得或更以坦率終之又說到風波激你上有時重用其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本共好戲常卒乎陰欲勝情至潛興

害大至則多奇巧不復循理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尊卑

有別旅液也常卒乎亂濫酒滯大至則多奇樂雅字縱橫

無所不至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

其將畢也必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

也行者實喪也夫言者風波也故夫風波易以

動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

定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

辭失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剋核

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瘕疵以相對之剋核

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夫寬

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

自覺也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

之能不竭人之歡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

故四海之交可全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

終苟不自覺安能知故法言曰無遷令傳彼實也無

勸成任其自成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遷令勸成始事此

之危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惡成不及

南華經卷三

古

心一語不當更
自生事與若人
曉得只不似
他解言有許多
餘味

其德天殺猶言
天奪其鑿
天殺猶言天生
成刻薄人也
說得病證切切
人皆有之經傳

發明不能及
而轉發明展轉
精微極難為之
情難言之狀至
於為嬰兒以下
如僕佛救立至
深善險所願及
得方知教者之
多術人若至可
至不可教吾黨
為可憾也

呂吉甫曰與之
為嬰兒至達人

改彼之所惡而勸彊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

心寄物以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然

全矣斯接何作為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所以顏

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

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其知適

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民過之

於民而不自改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

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反覆與會俱形莫若就心

莫若和形不乖迕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就者形順入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形就而入

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

當模格天地但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

孽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

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害彼且為嬰兒亦與

南華經卷三

十五

無則誰與之無
方不至於危國
雖與之有方不
至於危身益因
其性之所而而
通之此因機點
化之妙如宣王
好勇好貨而孟
子導之以王道
是也
他人應對一兩
語輒竭楊雄王
通皆是也看他
問一得十愈精
愈明文字深淺
轉摺得妙

精語本是愛之
然拊之不吐漸
忽焉馬驚出於
不意則跳踴其
所不至方見其
為畜畜所苦惟
恐不至此意有
所至也林解作
馬意故失之文
勢亦不如此

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不小
角以逆女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
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螂之怒
以當車轍故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臂非不美也
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積汝之才戒之慎之
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以犯人之才伐汝之美
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
之之怒也恐其因有殺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
心而遂怒也

決之之怒也方使虎自齧分之時其饑飽達其
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
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夫愛馬者
以筐盛矢以蜾盛溺矢溺至賤而以寶器適有
蚤蚩僕緣僕僕然而拊之不時雖救其患而則
缺銜毀首碎胸掩其不備故意有所至而愛有
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
順之際不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
可不慎也

蔽牛。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
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雅、字。匠伯不顧。遂行不
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
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雅、字。以爲舟則沈。
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
液。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章法

善論

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爲
文夫。粗黎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
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
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物皆以自用傷。數有瞬眈已者。唯今匠石明之耳。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積無用。乃爲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有用。且也。若與
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

前見之夢已盡
又生於夢一既
從實不竭

頓挫

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
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曰密
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
知已者詬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不為
社者且幾有翦乎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保為保而以
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羣
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南伯子

若而段重出至
解之以下豈不
索然望未作者
自別

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芘其所賴其枝所蔭可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
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
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
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此至於此
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
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
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
南華經卷三

况支離其德者乎。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

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與

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當順時直前。盡乎會

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茂然不足覺。故曰何如。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

追也。

趨當盡臨時之宜耳。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

聖人生焉。

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

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不瞻前顧後。而

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

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

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

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非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

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

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知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

重。此世之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舉其性內。則雖常患也。負萬鈞而不覺

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

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

迷陽者猖狂也
接與自以為涼
也吾行卻曲語
去无好隨地而
行無不可行者
此處最難為信
末他連引教句
首至尾橫陳
不之回顧前說
未終因而足之
畫地而趨新
然必有所限不
出其域而趨走
得矣

乎。畫地而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
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
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
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猶
一而內外同福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吾行卻
皆全其吾則几稱吾者莫不皆全也。曲無傷吾足。曲成其行。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
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
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俛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弟子多少敵孔

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

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各自

得而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性其形殘而心

足也。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是何人也。仲

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

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

此數句自好最
善形容有道者
氣象善學者也

王先生王字林
祁王天下之王
固壽只作王駘
之王愈奇
死生亦大矣五
字乃莊子中一
大條貫釋氏一
大藏經以此與
五字中出所謂
生死亦大是也
石莊子中一語
亦與常言常辭
無異波勤拳墜
掃大獲小怪又
非此中委皆五

而與從之。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

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人雖日變。然死生而不得與之變。彼與變俱。故

之變。變之大也。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斯順審乎無假。

之固當。而不與物遷。任物之命物之化。以化為

乖。而守其宗也。不離至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恬苦之性殊。則自

發端耳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雖所美不同。而同有

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

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

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

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

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

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

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

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

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

之無是。無是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迁

物而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宜生於不

超然文足以發
此准妙語亦實
見為他發得動
盪只作游談話

南華經卷三

五

看過了

語年

唐荆川曰知即
心、即常心常
心者不與物選
者也

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
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
當。而擴然。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
無不適也。**足猶遺土也。**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
足。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
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
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
為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
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
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弟其心也。**常季曰。**
彼為已以其知。嫌王駘未能**得其心以其心。**嫌
能遺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夫得其常心。未
而自得。而自存。

莫滄園曰受命
於地至唯舜獨

也。正文句不齊
似有脫畧。張君
房校本亦受命
於地。唯松柏獨
也。正。在。冬。夏。青
。受命於天。唯
堯舜獨也。正。在
萬物之首。補。曰
。七。字。因。鄭。注。下
首。唯。松。柏。上。首
唯。聖。人。也。今
以。松。柏。獨。也。在
舜。獨。也。正。為。句
便。文。順。而。義。全

其不能平往。而與物
過常。故使物就之。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

鑑於止水。

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
故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引物使

從。唯止能止眾止。

動而為之。則不。受命於地。唯

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
氣。故能為眾木之傑耳。

非能為而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言特受自然
之正氣者。至

希也。下首則唯為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
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

松栢。人各自正。則無。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幸自
羨於大聖。而趣之。

耳。非為正。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
以正之。

南華經卷三

三

林疑獨曰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

甚言其羞與為伍之意

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

而無不任而況官天地府萬物冥然無不體也直寓六骸謂所

逆象耳目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

嘗死者乎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

此心之未嘗死也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

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彼且何肯

以物為事乎其恬漠故全也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

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

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羞與別者並行其明日又與合

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質而問之欲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使必不並已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申徒嘉曰先生之

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此論德之處子而說子

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非計位也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聞之曰鑑明

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其為子產語難
等閑杜撰亦自
古意雅甚

逆則足上謂然
而赴兩語窮極
人情人之自言
吾無罪不當亡
是終未有言言
我之罪是不當
存者其辭沈至
使人感動
猶言張寧射中
羿以中也又精

全足正是笑其
不全者非足之
謂也却反受
則上說未及不
說不怒而入
見德人則忘之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

過乎。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若殘。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

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申徒嘉曰。

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亡者眾也。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

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善射者

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然而失者也。我怫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怒。而適皆不知命。我怫然而怒。斯又未知命也。而適而有斯笑。我怫然而怒。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其氣象淳實其情詞真寔非有道者不談其言形骸之內外又自有意非泛然枝葉之譬也遊於形骸之內者語最精非自見其內則何所可遊子蓋乃悔四字語未既在猶吾欲云：是他筆下寫出子產恟恟自失之狀去為此期：不了語也異哉

只為尊是一語着此段意語意甚厚詞緩而意傷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字法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能自反

邪斯自忘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

兀者也

忘形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

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

與我形交而索我

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

乃稱

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踵頻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

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

以亡足

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謹而矜之斯重其身而不知務者也若乃忘其

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吾

是以務全之也

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夫天無不覆地

無不載

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

舟能沈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吾以夫子為

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孔子

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

實猶安待之
也言其未離乎
人猶不欲不以
家為重也然西
字皆居矣

出聞所聞而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
全德者生便忘生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
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怪其方復彼且斲以詛
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
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
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
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已效人而逐物於
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
所生也故學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
學禮者非為華薄也

天形者有俯仰
之意非歎其若
如此也此長語
二欲使人動心

命之曰惡人愈
况愈下其姓名
如傭巧形實反
覆不散而猶有

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已之桎梏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
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
可乎欲以直理冥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
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夫順
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
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
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
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絕魯哀公問於仲尼
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惡醜丈夫與之處者
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也請於父母曰與人為
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五百請於父母曰與人為

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物不由權勢而往。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和而不唱。非招而往之。知不出乎四域。不役思於分外。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藪。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凡已覺其有遠處。不至

此段不似不切
所引皆隱映自
是於言外者

褚伯秀曰沒他
子食於其死毋
至刑者之屢無
為愛之疊喻以
結不過形容德
充於內者無假
於外德餒於中
者外飾無益也

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委之
以國。悶然而後應。寵辱不足以驚其神。汜而若辭。人辭亦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食乳也。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
南華經卷三

脈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形骸之美惡

新娶者免沒禮
記在之
娶妻不使奉非
以形不全為怪
他變化無不神
奇

語簡而曲當略
舉其物而不可
遺者盡是矣

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所愛其母者。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戰而死者。別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武為本。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宅未言而

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日夜相代乎前。夫命行事變。不舍而自當矣。晝夜推之不去。而不可規乎其始者也。夫隨所遇而任之。而不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

和強通稱曰周
編成也
非周編成三字
在上與此迥不
同
死如醫家脫證
所謂日夜無際
正謂此也韓愈
說築可障障屋
雲如何得似此

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
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
至知而弗能規也逝故不足以滑和苟知性命
者之往吾奈之何哉故不足以滑和之固當則
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不可入於靈府靈府
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使之和豫通而不失
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
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使之日夜無卻
於兌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則使之日夜無卻
泯然常而與物為春羣生之是接而生時於心
任之而俱化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
者也而俱化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
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其可以為法也無情
盛於停水也至平

語妙題
內保停也外不
湯止也即所謂
鑒於止水也

哀駘它德過又
出此一怪略不

故天下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外無情
取正焉為玄鑒洞照與物
無私故能全其德者成和之脩也事得以成物
平而行其法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
也此德之不形也是以
天下樂推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
而不厭而
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
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聞
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闡跂支離無脈說衛靈
欲遺形骸忘貴賤也南華經卷三

楊用備曰情者
性之影凡言性
者皆超於情

獨成其天。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

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

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

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

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

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惠子曰既謂之

人惡得無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

也。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止於當也。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足。莊子曰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也。今子外乎子之

今人盡悲哀樂
夫有不益生也
所感者遠矣
而哀益怒以
為傷
無一事願以
白二字為名
教至於情辭而

之思而不得
而瞑猶天使
顛倒至其過
身語團轉
能自已故
王駘起以
子終之凡用
子於見聞與記
向者可以省此

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神不休於性
分之内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
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
困字法也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為外神
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
非情之所生而况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
舍皆在無情中來又
何用情於其間哉

